

■王 国 才 著 ■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/ 出版

黑灾白灾

HEI ZAI BAI ZAI



黑 灾 白 灾

王园才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什库大街胡同甲3号)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7.125 字数152,000

1990年11月第1版·199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-2,100

ISBN 7-5033-0179-1 / I · 152

定价: 2.85元 (膜)

草原的梦是绿色的，但也是黑色的、白色的。

——题记



嘎啦啦……响雷如同装着二十万吨炸药的油桶，一边爆炸一边滚动着划过沉甸甸的天宇和茫苍苍的草地。灰朦朦的天空中不时炸开一道弯弯曲曲的缝隙，噼里啪啦地爆发出蓝瓦瓦的刺眼的亮光。瞬息，灰暗重新合拢，一切归于茫茫然然。

一匹赤红的骏马象火一样的精灵，在电光与乌云间忽隐忽现。它脚下的草地就象雾气飘渺的大海，沸沸腾腾。突然，马的前蹄滑了一个“前失”，猛然向软塌塌的草地栽下去，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苍鹰。但是，骑在马背上的主人就象坐在吉普车上的司机那样熟练地绷起缰绳，身体只是向前倾了一下，重新挺起来。于是，将要栽到地面的马又顺势昂起雄性的头颈，张开具有弹性的大嘴，长嘶一声，呼呼地喷着气浪，用舌头卷着锋利的嚼子。说不清是痛苦、愤怒，还是发泄，箭一般地向前窜去。而那骑人又象绷紧的弓似的，上身前倾，抬起屁股，双脚向前下方有力地蹬着铁镫。雨水泼洒到他的头上，溅着烟，闪着光；淌下来，同样在马的身上溅着烟，闪着光。从远处望去，极象一座用铜雕出来的塑

像，雄壮，骠悍。

马鞍子的后桥上搭着一条装着什么东西的麻袋，左侧挂着三只灰色的旱獭，忽悠悠地跳来蹦去的，似乎依然在挣扎、嘶叫。看来每一只旱獭都有二、三尺长，七、八斤重。

骑人看不清几米外的任何地方，但是，他没有任何担心，“银鬃子”会将他带到宿营地的。“银鬃子”是一匹前档宽，个头高大，身腰浑圆，四肢匀称的纯种三河马。它奔驰起来象风那样轻快。那白色的长鬃迎风飘起，象旗一般潇洒、漂亮，发出撩人心魄的声响。方圆百里内的牧民们只要看到那白色的长鬃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：“银鬃子！”

“嘎啦啦——”响雷滚过马背，将骑人的心烧焦了，冒着火星。

“嗨！”他大喝一声，短粗的双腿用力一夹，马靴上的硬刺磕在“银鬃子”的肚皮上。“银鬃子”又一声嘶叫越过面前几米宽的河沟，窜向一座山坡。

可是，等待“银鬃子”和主人的是一场更为难堪的残局。

名人提着裤子昏头胀脑地钻进帐篷。

帐篷里的所有人都顶着雨衣，外面大下，篷里小下。串串的雨水从篷顶流下来。这是一个被压缩的，昏暗、潮湿、寒冷的空间。混浊的空气里掺合着汗臭、烟草、花瓣、泥土的气味。

“唉唉，名人儿，把臭屎汤子带进来啦！”蹲在门口的老兵忙子，皱皱鼻子，抬起眼皮，蹙起两道浓眉，扔掉烟屁股，敞开又粗又亮的嗓门。

名人就象聋子那样跌跌撞撞地扑到折叠床上，软得象面

条似地躺下来。他脱水的面孔煞白，痛苦、委屈的泪水混着雨珠，沿着鼻沟喇喇地滚到耳窝里，又打个旋，象小溪那样直流而下，聚拢到潮湿的枕头上。他已经没了任何辩驳的气力，只是嚤嚤地抽泣起来，象条受气的小猫、小狗。他叫马文杰，生在内地的一个小镇里，自幼喜欢文学，可是却因为高考时的总分数较低，没能被录取，怀才不遇参了军，侈望体验军旅生活，写出惊人的作品来。但是，当他被分配到支队的牧业班，当了个见习“连长”，放一群差不多有一个连数目的“爬羊”（公羊）时，心灰意冷，自认走对了路，进错了门。不过，他在枯燥的牧羊生活中，并没有丧失学习创作的渴望，仍然整日捧着中外名人的作品不放。一天下午，他深深地被长篇小说《巴黎的秘密》吸引住了，整整看了小半天，等到他抬起头时，羊群无影无踪了。

“糟啦！”他立即爬起来，摇摇晃晃地活动着麻木的双腿，笨拙地爬到“老爹”——那匹拉水车的老马背上，慢腾腾地找了一圈，沮丧地回到营地。

“什么，羊丢啦？那为什么没找回来？”号称“三军司令”的牯子听罢，七窍冒火，跺着脚吼起来。他叫于雷雷，入伍第一年当了羊倌，统率一个加强营的五百只羊；第二年晋升为牛倌，统率三百头牛；第三年升为马倌，故称“三军司令”。第四年呢，承包了牛群和马群。然而，叫得更响的绰号是“牯子”。他的皮肤黑得发亮，一身疙瘩肉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他的头总爱向前伸着，象一头好斗的三岁牯子，两只圆而黑的眼睛里闪着咄咄逼人的光。他性情粗野，上至处长，下至新兵，打遍了，吵遍了，因此，得了个“牯子”的绰号。

“上……上哪儿找？”名人自知理亏，羞愧地低下头。倒霉。人要是倒霉喝凉水也塞牙缝。

“到哪儿找？夏天顶风，冬天顺风！”忙子狠狠地啐了一口，双脚一踮踮地奔到院子里，骑到“莎栗”的背上，右手提起缰绳，双腿用力一夹，“莎栗”“嗖嗖”地奔向草原的深处。

他凭着经验，逆着风，一口气越过两座山包，足足有十几里路，终于发现草地上有一只被狼咬断喉咙的死羊。

“嘿——”他抖缰催马，象一条见了兔子的猎犬，全身“呼”地挺起来，屁股离开鞍子，箭一般地驱马追去。受惊的羊群逃难似的奔涌着，一只老母狼带着两只狼崽象牧人般地驱赶着羊群，只要有掉队的，它们就扑上去，咬断喉咙，连吃也不吃，继续驱赶。贪心的老狼企图把整群的羊全部驱赶到边境线的附近，尔后再慢慢吃掉。它们知道牧人是不敢进入界桩一线的禁区的。

“噉唷——”

“噉唷——”

忙子象头愤怒的狮子那样一边高吼，一边挥动套马杆子，用马靴上的硬刺狠狠磕着马肚子，朝那只母狼和两只狼崽追赶。

他套住一只狼崽用力一拧，“莎栗”飞快地奔跑起来，不一会儿，狼崽被拖散了骨架。而那一老一小的狼，幸运地逃过了边境线。那里是它们最保险的避难所。

那一次，“爬羊”减少了十一只，名人受到处分，得了一个较为文雅的绰号，“名人”。其中的含意再明白不过了。

此时，他成了打草队的第二名病号。全队十人，减员五分之一。由于连天的阴雨，负责供给的卡车没有来，他们断

水、断菜。两天来只能饮用泡子里的脏水，用盐水泡饭吃。名人一天屙了七次。先是屙稀，后来只有黄水可屙了。瘦小的身体缩了一圈，就象落了秧的黄瓜。

“妈的，再呆两天，爷们全得屙死！”名人的老乡何建设听到忙子的骂声，忍无可忍地从软塌塌的折叠床上跳起，沮丧着紫茄子色的长脸，系着雨衣的扣子。“不干啦，谁受他妈的这份罪，走！”

“对，再也不受这份洋罪啦！”

“奶奶的，大不了‘向后转’^①，爷们还巴不得哩！”

几位新兵立刻应和着站起来，有的收拾东西，有的提着挎包，跟何建设气冲冲地走向帐篷门口。风雨象发疯的豺狼那样撕咬着篷布，篷顶发出呼呼啦啦的响声，仿佛随时都将倒塌，破碎。

“站……站住！”忙子“噌”地跳起来，向门口跨过一步，叉开双腿，挽起袖子，怒目而视。他在牧业班独一无二的威严受到了挫伤和挑战。奶奶的，你们还反了！

“嘿嘿，你算老几？躲……躲开！”何建设蛮横地逼近忙子。看来，面前就是有一座山，他也要撞倒。

“嘿嘿，老大！”忙子冷笑一声，强壮的身体就象练过功的武士那样紧缩起来，头颈向前伸去，双手叉到腰部，大有一夫当关之势。

“哼，稍息吧！当了四年兵，捅了四年牲口屁眼子，连个三等功都没捞到，咋唬个屁啊！”何建设虽然是汉族，可是生长在蒙族地区，同蒙族青年一样健壮，一样火气过人。他

① 复员

高中毕业后当了兵，想考警校，尔后当个中队长、大队长的。可是，来牧业班八、九个月了，每天忙得腿肚子抽筋，根本没有复习功课的时间，心里早就憋足了火气。打草点的生活，使他的理想彻底破灭。他也有一个绰号——黑狗，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长得黑，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好强争胜的个性，常常为一点点的小事动起真格来。他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，几句好话，就会乐起来，没心没肺；火儿象草原的雨，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。

在这蛮荒的原野上，他们既然生活在畜群之中，有些人便少不了有个带牲畜名儿的绰号，而且，没有资历的，没头没面的新兵是不会有绰号资格的。绰号在这里似乎是荣誉，就象军队中的这个“尉”那个“校”似的光耀。

“黑狗……你是小子，再说一遍！”黑狗的话就象锥子一样刺痛了牯子，他“呼”地丢下披在身上的雨衣，黝黑的脸色“唰”地沉下来，牙根咬得咯咯响。腮上的咬肌明显地绷起，一抖一抽地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白眼仁都翻出来了。

“再说一遍，你能把爷们……怎么的！”黑狗自认是新兵中的领袖。兵老一年压死人。在牧业班，牯子是老资格，是同班长在一节车厢里来的。他胆大过人，骑马的本事在全班独一无二。“捅了四年牲口屁眼子”是他自己的口语，是资本，也是骄傲。因此，他可以支配任何新兵蛋子，叫他们干东，他们不敢干西。起圈、扫院、做饭等零活，他从来不伸手，样样指使新兵，那样子就象老子指使儿子。仅此，新兵们早就耿耿于怀，私下议论纷纷。妈的，咱们在家哪受过这份气。此刻，黑狗决心要为小哥们出口气，灭灭牯子的威风。哼，惹急了，谁怕谁呀。

“你妈的……”忙子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钉子，听罢猛然一拳击在黑狗的脸部。

“……”黑狗的身体失去平衡，摇晃着一屁股坐下去，双手撑在泥里，鼻口顿时流出鲜血，大方脸变了形。

“唉唉……”

“这……这叫干啥？”

几位坐山观虎斗的新兵见势不妙，战战兢兢地拥来，有的拉住忙子，有的挽起黑狗。可谓打在黑狗的身上，疼在他们的心上。

“妈那个×的，给你脸往鼻上爬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熊鸡巴样儿。老子就是捅了四年牲口屁股！你们行吗？就连蒋场长、老支队长也敬我忙子三分！”忙子用力一抖，摔开拉他的新兵。唾沫星子溅到别人的脸上。

“你……你打人？”黑狗头晕目眩地爬起来，捂着火辣辣的鼻子，心里胆怯了，自觉不是忙子的对手。但是，为了挽回面子，还是硬着头皮向忙子面前凑着。他也是一个宁折不烂的主儿。不过，两位新兵将他拉到了一边的床上。

“妈的，老子打的就是你。你有种在这儿干三年。是你妈生的，去骑骑莎栗！是带把的在这儿饿上一个礼拜！不然，还不如拿一条绳子找棵树杈得啦！”忙子理直气壮，似乎打得有理，还不够劲。

“喂喂，忙子，你……你说得对，全对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在这牧业点，就佩服你，可你说啥也不该……”名人从床上爬起来，撑着精神走过来。他毕竟是这场内战的引子。

“对？对你个蛋！”忙子狠狠地推开名人，指着他的鼻子

骂。“少给爷们来这套，两面三刀，八面玲珑的臭名人儿！你什么时候佩服过我？整天围着领导的屁股转，就知道个托尔斯泰……可连个屁也没写出来。”

“你……也别小看人呐，古今中外的名人，开始哪个不是无名小辈？哪个从他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……”名人被揭到了短处，痛处，捂住瘪塌塌的肚皮，哭丧着焦焦的瘦脸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他的确从来没有瞧得起忙子，自认忙子是大傻瓜，在草地上浪费了美好的年华，更可悲的是他还自以为得意。当然，名人也不否认自己是围着领导转。他觉得成功的秘诀是：勤奋加机遇。千好万好不如同领导的关系好。只要领导重视自己，加之自己努力，完全可以自学成才，可以成为作家。此刻，他虽然被忙子揭到了痛处，可并不脸红，只要成为作家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怕。他相信有得必有失，也坚信成功了一俊遮百丑。他细心研究了中国影坛上的一些明星、导演和文坛上的新秀走过的道路，人只要出了名，缺点也成了优点。

“瓜子里嗑出个臭虫，你算啥仁（人）？我不是扒着门缝瞧你，你要是写出小说，我就倒着走出草地。”忙子把矛头指向名人了。

“唉哟……”名人痛叫一声，就象肚皮上挨了一刀似地捂起来，弯曲着身体，夹着腚沟子紧张地朝外跑。

“嘿嘿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他的狼狈相引来一阵嘲笑。

二

“唉唉，你们吵什么呐？”牧场的唯一干部，正营职助理员蒋宏志弯腰钻进来了。他就象是从泡子里钻出来的那样，从头到脚流着雨水。他将肩上的麻袋和手里提着的三只旱獭子扔到地上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将遮在头上的雨帽推到后面，惊奇地看着自己的部属——这帮愣头青。

“嗯，场长回来啦。”忙子提起三只旱獭子，似乎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儿。

“嘿，真打到旱獭子啦？”名人捂着肚子凑上前，病情似乎减轻了许多。他从湿淋淋的麻袋里抓出一把蘑菇，不胜惊讶地叫道：“蘑菇？啊，上天是易怒的父亲，大地是温情的母亲，它既然生育了我们，就不会将我们遗弃……”

“嘿嘿，还是把你裤子上的稀屎洗洗去吧。”忙子反感地挖苦着名人。

“场……场长，我不干啦！”黑狗见到蒋宏志，又来劲了，他捂着被打肿的脸，“蓦”地站起来，喘着粗气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蒋宏志解开雨衣扣子，从兜里摸出一盒烟。可是烟盒淋透了。他的个头不算高，也不算矮，用当地人的话讲，中不溜。不过，有点发胖，宽肩，方脸，厚嘴唇。眼珠上常常带着血丝，眼皮似乎天生是浮肿的，就象扣着两个酒盅子，给人的整个印象是敦厚中带着粗犷。不了解

内情的人都会以为他是老蒙古。其实他是汉族。

牯子递给他一支“前门”，又“啪”地打开电子打火机，自己也吸了一支，用眼睛斜着黑狗，说：“问他自己吧。”说完，从腰带上取下蒙古刀鞘，拔出尖利的刀子，熟练地剥着旱獭皮。哼，猫尿不少，没劲，算尿能水？

新兵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。

“他……他打的，老爹也没揍过我……”黑狗想到了亲人，鼻子一酸，委屈地蹲在地上哭起来。妈的，长这么大也没受过这份窝囊气。

“忙子，老毛病又犯啦？得了一个警告处分还嫌不够？啊！”蒋宏志转身走到牯子身旁，粗声粗气地骂起来。“真他妈的是属牛的，光挨鞭子没记性！”

“哼……得一个背着，得两个挑着。”忙子扔下旱獭子，直起腰，在一块烂布上抹抹刀口的血，从嘴角取下叼着的烟，鄙视地翻了黑狗一眼，低声嘀咕道，“猫尿还不少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，给我站好！”蒋宏志逼近一步，扯着嗓门吼。厚厚的嘴唇子紫青紫青的，充血的眼珠子上闪着红瞎瞎的光。

“场长，他也是好心，就是方法不对……侵犯了人权。”名人总是有话可说。

“打人是犯法的，懂不懂？你不就是比别人多当了两年兵嘛！那就可以打人？难道我也可以打你！我当兵的时候，你还穿开裆裤呐……你立即给我写检查，向何建设，向全班作检讨！”蒋宏志边喊边挽着袖子，那样子好象是在示意，如果再不听，就武力解决了。

“是……”忙子扔下烟，规规矩矩地站在蒋宏志的面前，

低着头软下来了。俗话说，一物降一物。在全牧业点，他只怕蒋宏志，也只佩服蒋宏志。

“妈的，把烟给我。”蒋宏志见忙子低头了，从他兜里掏出烟，撕开盒，拿出一把，望着一张张无精打彩的面孔，微笑着讲道，“来，提提精神，别象霜打了似的，蔫蔫巴巴的。何建设，你也别得理不让人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我就佩服忙子这点儿，他刚入伍那年，学骑马把胳膊摔断了，连个眼目疙瘩都没掉，自己掐巴掐巴，缠上布继续放牲口。你呢，看起来挺行的，可跟他比起来差远啦。来，剩这几支全给你。”蒋宏志将分剩下的半盒烟全部塞到黑狗的手里，连笑带逗地哄着他。

“我……不抽。”黑狗止住泪水，心里的气消了一大截。蒋宏志的话没错，自己虽然挨了打，可毕竟是为打退堂鼓，是孬种。不过，他还是推开了送到手里的烟。年轻人就是这样，爱面子。

“嗨，你他娘的还牛×起来啦？不抽白不抽。还让人家给你跪下？哪儿有门牙不碰舌头的！年轻人磕着碰着的别象老娘们似的，没完没了地叨叨。人家把我的副处长撸下来了，我还不照样向人家请示汇报。”他索性把烟扔到黑狗的怀里。

黑狗“扑”地笑了。场长说的是实话，让人服。其实，蒋宏志并不是什么场长。四年前，领导决定他来牧业点时，曾经许诺任命他为副团职场长，可事实上只任命他为正营职后勤助理员，领导一个班的战士，管理两千来头牲畜。尽管这样，战士们还是称他为“场长”。其中有敬重，也有义愤。

“你还愣着做什么，把旱獭子扒了，做成馅，给大伙烙

一顿馅饼。做不好，饶不了你！”蒋宏志松口气坐下来收住笑容，一本正经地向忙子挥挥手。

“喂喂，那我就不写检查啦。”忙子见缝就钻。他知道怎么对付这位“首长”。

“哦？”蒋宏志意外地抬头看着忙子，挥挥手，算是同意了。

“就算我倒霉。”忙子好象吃了亏似地叹口气，用细绳把旱獭子的一条后腿拴在帐棚支柱上，用刀尖划开小爪下面的薄皮儿，用力往下一拉，完整地扒下了皮，光溜溜的。

“嗯，看来大伙还得咬咬牙，老天爷不长眼。车可能陷在路上了。”蒋宏志看着表，慢慢地抬起头，呆滞的目光落到每一个新兵的脸上，心情沉重地讲道，“大伙受这份罪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可是，为了咱们两千头牲畜得咬咬牙。一九六九年，我在珍宝岛打仗时吃了一颗弹丸，没掉一颗泪疙瘩。可是，八三年五月的那场白灾，报销了咱们近一半的牲口，当时我真的受不住了……”他狠狠地吸几口烟，痛苦地低下头，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场罕见的暴风雪。一座座的蒙古包被淹没，一群群的牛羊死在雪窝里，好惨。

昏暗的篷里沉寂下来。八、九个新兵默默地望着这位年近四十的老兵。他们还能说什么？人不就是这样吗，为了一句打心的话，任何怨气都可以消除、任何困难都可以挺过去。他们觉得蒋宏志立刻老了许多，弯曲着身体坐在床沿上，不停地吸烟，垂着浮肿的眼皮。看样子，他太累了，连抬起那双眼皮的劲儿都没有了。

“嗒……嗒……”从篷顶漏下来的雨水滴到他头顶和肩膀的雨衣上，就象滴在每个人的心上。他们看到雨水沿着蒋宏

志黑紫色的脸颊汇聚到下颌，又一颗颗地落到膝盖上。最后沿着粘满泥土和草叶的靴子，渗到铲除青草的土地上。地面的泥水里印着歪歪扭扭的脚印。

帐篷就象一件单薄的外衣那样在风雨中抖动着。雨丝密集地抽打在帆布上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。

“不过，大家放心，我蒋宏志现在就回支队，如果明天再送不来水和菜，”蒋宏志直起腰，站起来用水靴的底儿碾灭烟头，以沉重、有力的声音打破死沉的压抑。“我宁肯受处分，也要把你们全部撤回去！”

“场长，从早到晚，你也没有吃饭啦。”

“唉，天都黑了……”

名人，黑狗和战士们都围上来，含着泪。他们信得过这位老兵的话。

“场长，我去吧？”忙子从新兵们的背后站起来，用破布擦着手上的血迹。

“嘿嘿，只能我去。”蒋宏志摇摇头，系着雨衣的扣子，信任地望着忙子。“忙子，你留下，临时负责。一、要保证大家吃到馅饼。二、要保证安全，防止暴雨刮走帐篷。”

“……是！”忙子迟疑地犹豫了一会儿，郑重地向蒋宏志敬了军礼，将水壶递给他：“场长……你带上吧。”

蒋宏志接过水壶，拧开壶盖喝一口酒，又拧紧，交给忙子：“今天是八月十五，请你替我给大家炒一盘鲜菇，一盘黄花菜，打开那几瓶罐头，让大伙喝点酒。”

“……”忙子含住泪，接过水壶，默默地点点头，伸出右手。

每一个战士都向蒋宏志伸出自己冷冰冰的右手。

“再见！”蒋宏志觉得每个人的心都是热的。

“场长，你……你要保重呀！”名人最后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，带着深切的情感，就象将要诀别那样。

“谢谢。”蒋宏志转身钻出帐篷。脚下咕叽咕叽地响。

战士们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。

远处的雷声象巨大的石碾子那样缓慢地滚过来，从他们头部压过去。地面的蒿子和茂盛的青草伏倒，真的象被碾子压过了似的。而那一朵朵的野花破碎了，折落了，美丽的草原如同被洪水洗劫那样满目凄凉，黯然。

蒋宏志左手勒住湿漉漉的缰绳，右手搭住后鞍桥，左脚伸进马镫，右腿沉重地跨到鞍上。“银鬃子”在原地绕了一圈儿，猛然向前一蹿，四蹄蹬开，腾云驾雾般地消失在雨雾之中。乌云低低地贴着草尖涌动、飘浮，一会儿的工夫便把蒋宏志的影子吞没了。冷冰冰的雨丝抽打在战士们的身上、心上。

他们默默地钻进帐篷里。

忙子用打火机点燃蜡烛，望着一张张无精打彩的脸说道：“妈的，你们以为我愿意在这鬼地方？以为我是傻子？嘿……你们也知道，我爸爸是包头市的干部，我复员了可以找到称心的工作。但是，我是人。年初，我承包了牛群和马群，立下了军令状。男子汉说话要算数！说心里话，我一天也不想干了，可是，为了蒋场长，我玩命，也没说的！他够哥们，对得起咱们……人要是没有良心，连狗都不如！”看来，他很激愤，肚子里也憋着无法发泄的火气。

“忙子，你好象一下子高大了许多……好象《平原游击

队》中的李向阳！”名人眨了眨薄薄的单眼皮，心里热乎乎的。这小子讲得没错，是心里话。

“名人儿，我就烦你这张嘴。”忙子重重地朝名人的肩膀头打了一拳。这是忙子高兴时的习惯动作。

“唉唉，轻点……”名人被打个趔趄，夸张地揉着肩膀头，“我也知道。可是没办法，天生的。”

“忙子，”黑狗没事了似的递给忙子一支烟，揉揉自己红肿的鼻子说道，“我他妈的不是人，该打。”

“黑狗，我忙子再打人，就天打五雷轰！”忙子叼起烟，心里真的不是个滋味。

“嘿嘿，你发过多少次誓？”名人毫无恶意地说。“一叠的誓言不如一个行动。”

“嘿嘿……我他妈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时候就忘了。”忙子不可思议地摇摇头，提起剥好的旱獭子剥起来。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先弄点吃的再说。

“嘎啦啦……”又是一阵响雷，从帐篷顶部滚过去，一直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